

收穫

創刊號

靳以

女兒眼中的名人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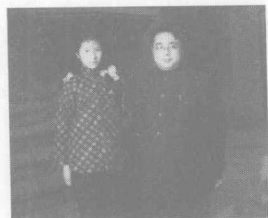


章潔思 著

曲終人未散·靳以

中國出版集團
東方出版中心

女 儿 眼 中 的 名 人 父 亲



章洁思 著

曲终人未散·靳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终人未散:靳以/章洁思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8

(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

ISBN 978-7-5473-0019-0

I. 曲… II. 章… III. 靳以(1909~1959)—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9526 号

曲终人未散·靳以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08 千

印 张:9.125

插 页:2

印 数:0,001-3,250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019-0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代序)

民谚：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这民间的大俗话说得太好了，太实在了。

这套书烫手，看了，血液循环会加速。丛书里所记叙的几位已故文化人，长期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女儿从各个角度：历史的、文化的、亲情的、友情的……感性又细腻地追忆了父辈们过往的成就或背后的故事，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史增添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这真让我高兴。我为这些父亲的女儿们叫好。

作家、出版家靳以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只活了 50 岁。医生说他的心脏扩大到极限，而女儿章洁思却说：爸爸的大心脏是装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以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照亮他们前进的路。他一生中写了 40 本文集，编了大大小小几十种刊物。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封掉他一个刊物，转眼间，他又出了一个刊物。他与巴金共同合编的《收获》，至今还是享誉天下的刊物。书比人长寿，人们不会忘记靳以。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也是画家。她爸爸在石门缘缘堂窗下工作的背影，已经深深定格在女儿心中。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本以为日寇不至于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了，可是窗玻璃被震了，敌机的盘旋声也可听见了。次晨，丰子恺妹夫兄弟二人划船从乡下来，接

他们一家去避难。他们只带了两个铺盖卷、一箱衣物，一大家子十来口人就离开了缘缘堂。没过几天，就传来了缘缘堂被炸毁的消息。从此漂流在外离乡九年。女儿做梦都梦见缘缘堂柜子里的骆驼绒袍子。丰子恺为之赋诗曰：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在战火烽烟中，丰子恺一路逃难，一路作画，他也教书讲课，写随笔。他无论画什么，都自有其风韵。没有人不喜欢他的画。他画儿童画、古诗画，还为师长弘一法师作护生画，光是护生画他就画了450张。诗情盎然的画，却都是在饥寒交迫中画的。

人需要爱情，更需要友情。赵家璧的女儿在写了其父历经坎坷、毕生从事钟爱的编辑事业外，还以大量珍贵的史料记叙了赵家璧与朋友们的友情。她写了父亲对前辈鲁迅、蔡元培、徐志摩的感恩与思念；写了父亲与郑伯奇、老舍、巴金、靳以、马国亮等朋友相识相交的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还披露了1933年丁玲被捕后，父亲冒险出版丁玲的小说《母亲》，并按照鲁迅来信的指点，巧妙处理丁玲的稿酬，使这些稿酬真正寄达丁玲老家母亲和孩子的手中等背后的故事。

真抱歉，我不熟悉孔另境，可我为他一生四次坐牢的经历，感慨不已。

第一次是因为爱国学生到闹市撒传单被捕；第二次是为党做联络工作被捕；第三次是抗战时期，他以作家和戏剧教育家的身份，在上海孤岛办学校，还接受新四军伤病员，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受了各种酷刑，直到日本战败才放出来。“文革”时，孔已退休，本以为自己不会有什么事了，没想到又进了监狱。他当时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必须天天打胰岛素，可在监狱里有谁管他呢？！结果全身浮肿，腿部溃烂流脓，这才把他像乞丐一样，扔在监狱门外，让家人来领。家人把他背回家。他的工资早没了，一大家人，靠妻子做校对勉强维系生计。没办法，女儿只好写信给姑父茅盾求救。茅盾赶快每月给孔家寄 30 元来。他们去不起医院，只好请一位医生朋友到家里诊治。女儿每天洗带脓血的纱布，放到太阳底下晒，又用熨斗消毒，天天换药。好不容易才结了疤，可腿还是残废了。但孔另境的意志依然很坚定，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是有理性的，所以才能“认识现实和理想将来”。女儿在他的笔记本里竟然发现夹着父亲两张完整的手掌皮，掌纹清晰，那是因为父亲在牢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而从手上褪下来的皮！现在它们已被陈列在乌镇的孔另境纪念馆里。孔终年 68 岁，一生坎坷，炼就铮铮铁骨、刚强意志。

人活到古稀耄耋之年，总会想想身后事，这很正常，而著名诗人王辛笛，却想到了更远的死后之事，他为自己和夫人徐文绮写下了挽歌。这既是他对死后的想象，也表达了他眷恋人世的心愿：

每到清明

多谢每一位前来
为我扫墓的人
带来花环的一片深情
看，青青墓上草呵
那是因为我的生命
已经融入到这方土壤中
永远和时间同在
你没有听到我轻微的召唤么

.....

今天过去了
但愿你明年能照旧再来

.....

我们俩并不寂寞
在晨风中我们唱起与子偕老之歌

让我们跨越生死，与这些不平凡的人对话吧。这套书确实是烫手的，它使你为爱国的热情、为浓郁的友情、为人格的固守而震撼。像一盏盏不灭的灯，闪亮着、燃烧着。

黄汉

2009年5月4日

策划人语

女儿们对父亲、父辈的感情之浓烈，似乎超过家庭的其他成员，如果从人体基因方面去探究，想来会有说明父女情深的深层原因。有一次，本人与一位出版社老总谈话，内容关于出版父亲的文集。他忽然奇怪地发问，怎么都是女儿来关心父亲的事？他举出不少例子，使我顿悟：有那么一批名人的女儿，她们有着执著的奉献精神，愿意宣传光大其父的精神品格，挖掘父辈的前尘往事，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她们的父亲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幸与不幸的经历。

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如果要追寻上海这座文化城市的名人过往、生活趣事、创作背景、掌故史实等，人们会想起这些女儿们留下的印记。她们记录的不仅是“这一个”父亲的经历，而且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命运；她们用真情实感追忆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史。而且，我相信，只有这一代女儿才会有这样的情感和体验，也只有她们能握笔为文，捕捉刚刚远逝的过去，铺陈心中的印痕。因为，父女之间有着曾经共同的一切，他们曾经同呼吸、同命运、同抗争、同沉浮……他们的感情一致，他们的思绪相通。世上，血缘的牵连是道不明的。再过若干年，这些女儿也将进入垂暮之年，用笔来叙述往事，会成为过去——虽然，她们对亲人的思念会越发强烈。

这套“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第一辑选择了上海地区若干已故文化名人作为追忆对象,他们是丰子恺、孔另境、赵家璧、章靳以、王辛笛(按出生年月先后排序)等,由其女儿撰写父亲和父辈的故事,配以大量的珍贵照片,通过女儿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感情,真实地书写过去,捕捉其父亲闪烁光芒的瞬间,使读者对曾为20世纪上海文化做出贡献的一代老人的历史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这也可为提升上海文化的形象、保留真实的过去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著名女作家、表演艺术家黄宗英应我们这些女儿的邀请,在病榻上为这套书作序,几易其稿,其情其景令人感动。百岁女作家罗洪,熟悉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对丛书中所涉及的已故文化老人都有接触和交往,对我们这些女儿们也有着长期的关心和顾念。她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拿起好久没提的毛笔,为丛书题签。我们喜欢“为难”这两位上海的女性前辈,让她们为这套丛书留下印记,增光添彩。在此,我也代表这套书的作者们向两位老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她们健康、安享晚年!

这是一套耐读的书、可以长期保存的书。期望更多的女儿们加入到这个写作的队伍,也期望读者诸君喜欢这套书。

“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

策划人 孔海珠

2009年5月23日

目 录

百岁女作家罗洪题签：“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

1	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代序)/黄宗英
1	策划人语
1	灼热的心
	发表处女作
	开始文学生涯
	从北平到上海
	战火燃起
	“投身到众人之中”
	来回福建重庆上海
	最后的十年
22	两次为鲁迅先生抬棺
27	桃李的欣慰
32	松针雨
36	四十年久违
40	又见父亲
43	抹不掉的微笑

47	日历翻回半个世纪 ——靳以与《收获》 创刊伊始 风起云涌 两点应答
66	一个甲子前的心语
71	靳以在天津 昆纬路上快乐的大家庭 南开中学的《玄背》与《绿竹》 一只四十年代寄自天津的信封 商科学生毅然从文 祖母的“靠垫” 一张在天津法国公园的老照片 我的家乡
88	一位好心的长者 ——记翻译家李俚民叔叔
91	《雷雨》前后 ——父亲和他“最老的一位朋友”
100	第一步 ——怀念陈同生伯伯
106	秋叶寒流 ——记作家靳以和诗人姚奔
113	小桥流水人家 ——记“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

122	“我并没有离去” ——怀念孔罗荪叔叔
128	难忘菡子
133	永远闪耀的星星 ——记复旦大学教授伉俪全增嘏胡文淑先生
140	一颗温暖的星 ——写于巴金百岁华诞 我们两家的渊源 对朋友的真情 谈到《收获》 难忘的北京之行 赠书
151	辛笛叔
155	心头的人影 ——忆黄源叔叔
159	天空下的情思 ——怀念我的干妈萧珊
169	曲终人未散 ——读《郑振铎日记全编》有感
174	家璧伯
179	寄给远方的克拉拉
184	纪念巴金
195	美丽的樱花 ——小记女作家沉樱

198	捧读《写给巴金》
205	生命的歌
209	童年情景
	最初的记忆
	蒲石路 434 弄 13 号
	复旦庐山村
	大自然的怀抱
231	我的十二岁
240	我的同龄兄弟姐妹
245	到过天堂
250	M 君,你在哪里
255	那条长长的草绳
259	听青春的脚步沙沙
264	大树
268	痛
271	后 记

灼热的心

父亲靳以匆匆离开人世时是1959年11月7日，正值50岁。

而我，那年15岁。注视着当年在万国殡仪馆所摄的照片，我是那么的悲切、无助；可是比起站在我身边瞪着一双大眼睛四处张望的3岁妹妹，我又幸运得多。因为，毕竟我有15年父亲给予的父爱，而她，却只能从想象和梦幻中寻找父爱了。

我以15年珍贵的父爱，追寻父亲50年走过的路。我的面前是父亲留下的40本著作，他亲手编辑过的十几种文学刊物；还有，就是他的朋友、学生对于他的真情怀念。

发表处女作

父亲生于1909年农历七月初一，天津。在家中，他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五弟，所以，他又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祖父在东北沈阳打理五金生意，所以父亲3岁那年，就被带到沈阳，在那里一待10年。

北国的冰雪，高蓝的天空，以及美丽的白云，陪伴着父亲孤寂的童年，也促成父亲沉静、爱遐想的性格。由于祖父出身贫苦，儿时没有条件读书，而又崇尚读书，所以他不仅严厉教子，为子女创造各种读书的条



在南开中学就读的父亲。

件；同时，也购置了大量书籍，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等，供自己闲时阅读。父亲在八九岁时，趁祖父外出的机会，好奇地偷偷溜进祖父的书房，在书海中拿到一本《三国演义》，如饥似渴，埋首其中。

这是父亲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从此，书本为幼小的父亲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父亲不再孤独。

12岁时父亲回到天津，回到了拥有众多兄弟姐妹的温暖的大家庭，亦做起了当然的“大哥”。不久他进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具有优良开放校风的学校，许多学生都是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父亲也不例外，他同时翻开了生活的新一页。父亲曾这样自述：“喜爱文学是从中学就开始了的，那是由于我的一位先生的教导，看我有一点写作的能力，也喜欢阅读，于是我就算跨上了文学的道路。不过那时候我只热心阅读新书刊，作文稍稍好一点，在学校的文学团体中打打杂，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而已。（我还记得那时我在南开中学，我们的刊物叫做《绿竹》；另外还有一个刊物，叫做《玄背》。）”（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在教师的熏陶和文学的氛围中，父亲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当选择大学的专业时，长子的身份令他必须遵从父训，继承父业。而高中二年级时因一场伤寒而并发的风湿性心脏病，亦令他必须听从医嘱，选择南方继续学业。于是，他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的国际贸易系，成了一名商科学生。

我手边一张父亲大学时代的照片，年轻的父亲正从照片上望着我——西装领带，风度翩翩。翻过照片，背面有一行蝇头小字：“一个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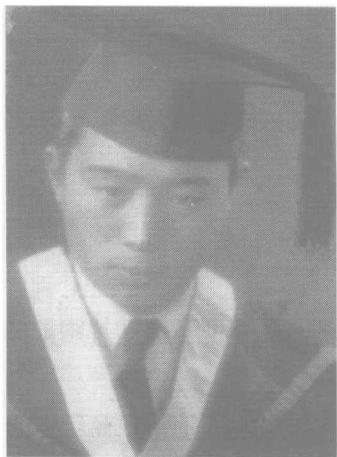
面的华丽,不如内心的充实。”这是父亲亲笔题写的,他把这张照片赠予我的四叔,下面署的年份是1928年。

这是19岁的父亲内心的写照,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憎恨商场上的铜臭、唯利是图,他乐于助人,不惜倾其所有。这些品格,或许要归因于他从小在我的祖母和曾祖母身边生活的耳濡目染。她们勤劳朴素、乐善好施的美德,给予父亲很大的影响。

在大学的课堂里,父亲对文学依然倾心。他不断地写,倾注感情地写,写了许多短诗,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投稿。他这样回忆道:“……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当时也不知是喜是忧,总觉得有点不平常的感觉在胸中澎湃起伏,而这说不出道不出的复杂感情成了一股力量,把我猛地推向文学的大道。”(同前)那是1928年,正值他19岁,他的短诗《明天啊,明天——》(笔名章依)被采用发表,刊登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杂志第4卷第46期上。这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

此后,《语丝》杂志又发表了他以同一笔名写作的短诗《寄——》、《忆——》等等。旋即,父亲转向小说创作。他这样评判自己:“感情是一时的,现实是永远的,从感情上出发,作为一个诗人,在感情上得到片刻的满足和欣悦;而当感情的渣滓沉下去,现实在眼前就显露出来了。那不合理的社会正大张着它的嘴,使我不得不闭上我那吟哦的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面对着丑恶的现实,抛开诗人的头衔,做一个小说工作者,我甚至舍弃了我那诗人的署名,另外用了至今一直还在用着的笔名,这个笔名,也代替了我的学名。”(同前)

父亲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偕奔》写于1929年10月4日,发表在郑振



1932年，父亲大学毕业。

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1930年3月10日）上，署名靳以。

笔名“靳以”的“靳”字，取自于祖母的姓。祖母是个不识字的旧中国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与祖父成婚后称“章靳氏”。父亲原本的学名是“章方叙”，他的笔名，除了“靳以”外，也曾用过“方序”、“苏麟”、“陈涓”等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前者，并用“章靳以”代替了以前的学名。

开始文学生涯

1932年，父亲大学毕业。当他戴着商科学士的方帽子向大家微笑之际，他在心中已经做好了背叛的决定：背叛自己所读的专业，背叛祖父要他继承父业的殷切期望。跨出复旦校门，他就直奔北国哈尔滨，与正面临生意倒闭的我的祖父开诚布公，协商良久。他毅然拒绝祖父为他铺设好的康庄大道——一份优厚的银行业工作，而决心以文为生。

1933年夏，父亲来到北平，跨出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这时刻，他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灼热的心，他开始为自己选定的文学事业热心地忙碌起来。

他先租下了三座门大街14号前院的一套房屋，作为自己的住处，也作为正在筹办的《文学季刊》的编辑部。

他到燕京大学请来郑振铎先生，与他一同挂帅主编。父亲这样回忆：“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指郑振铎）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